

錢仲聯◎著

周秦 劉夢芙◎編校

◎二十世紀詩詞名家別集叢書 ● ◎中華詩詞(BN)研究院項目



夢苕盦詩文集

下

黃山書社

黃山書社

錢仲聯◎著

周秦 劉夢芙◎編校



夢苕盦詩文集

下

江蘇商務印書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苕盦诗文集/钱仲联著;周秦,刘梦芙编校. —合肥:黄山书社,
2008.8

(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

ISBN 978-7-80707-983-5

I. 梦… II. ①钱…②周…③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0833 号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33.75

字 数:657 千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上、下册):13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總目

夢苕盦詩存	一
夢苕盦詞存	四三一
夢苕盦聯語	四六三
夢苕盦文存	四七三
編校後記	九七八
錢仲聯先生學術年表	九八一
錢仲聯先生著作要目	一〇一〇

目錄

夢茗齋文存 一五七篇

卷一 丙寅（一九二六）至乙亥（一九三五）

十六篇

道微不知聖賢爲己之學特慨嘆

之（丙寅）……………四七五

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

學論……………四七七

司馬溫公以荀文若爲仁過管仲論……………四八〇

孔教精義……………四八三

孔學救國論……………四九五

擬董邵南赴河朔後致韓退之書……………四九七

曾滌生聖哲畫像記書後……………四九九

飛行艇說……………五〇四

觀潮賦……………五〇六

由鐵道至燕京擬班叔皮北征賦……………五〇八

近代詩評……………五一一

山涇草堂詩存序（辛未）……………五一一

人境廬詩草箋注序（壬申）……………五二三

讀變風變雅樓待焚詩稿二

集（癸酉）……………五二五

日本腐談序（甲戌）……………五二三

茹經堂碑記（乙亥）……………五三五

卷二 丙子（一九三六）七篇

吳夢窗詞箋釋序（丙子）……………五三七

浙派詩論……………五三九

柳詩內詮	六〇一
山谷詩任注補序	六〇九
一年來之學術世界	六一〇
十五年來之詩學	六一五
宋詩選序	六三〇

卷三 丁丑（一九三七）至癸卯（一九六三）

二十篇

棕槐室詩序（丁丑）	六三二
李楞莊先生傳（戊寅）	六三四
躬自厚齋詩存序（己卯）	六三七
東柴病叟詩續序（辛巳）	六三九
張璠隱傳	六四一
野人冬曝閒談（壬午）	六四五
橋西草堂圖詠序（癸未）	六四八
讀宋書劄記	六五〇
讀北魏書崔浩傳書後（甲申）	六七九

海日樓詩注自序	六八七
疇園賦	六九三
爰居閣詩注序	六九五
張爾田傳（乙酉）	六九七
海日樓札叢跋（戊子）	七〇五
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序目後	

記（庚寅） 七〇七

鮑參軍集注跋（丁酉）	七一〇
己丑重九詩錄序 代李太疎	七一
海日樓題跋跋（戊戌）	七一三
無恙續稿序（己亥）	七一四
冒叔子詩稿序（癸卯）	七一七

卷四 丙辰（一九七六）至戊辰（一九八八）

二十六篇

吳梅村詩補箋後記（丙辰）	七一九
藝林五詠題辭（戊午）	七二〇

純常子枝語序 (己未)	七二一
俞運之先生傳	七二三
道藏源流考序 (庚申)	七二五
大鐵詞殘稿序	七二七
閑堂詩存序 (辛酉)	七二九
張爾田論學遺札題記 (壬戌)	七三一
近三百年畫家題畫詩選序	七三二
大鐵詞殘稿題辭	七三四
愛國詩人楊無恙	七三五
夢苕盦詩話自序 (癸亥)	七三七
冒叔子詩稿補言	七三八
重修興福寺記 (甲子)	七三九
錢遵王詩手稿在海外 (乙丑)	七四一
吳山蘿詩文錄存序	七四五
重修盤門城樓記 (丙寅)	七四七
錢遵王詩集箋校序	七四九
陳石遺先生詩論合集序 (丁卯)	七五一

張大千先生詩序	七五四
黃宗羲詩選序	七五六
唐音閣詩詞集序	七五九
清人詩話叙錄序 (戊辰)	七六一
李東陽與茶陵派研究序	七六四
題魏昆仁兄所藏石湖孝廉潤例	七六六
全清詞序	七六七

卷五 己巳 (一九八九) 至壬申 (一九九二)

二十八篇

全宋詩序 (己巳)	七七二
寸心草序	七七七
全唐文點校本序	七七九
古文辭類纂評注序	七八二
自題夢苕盦印匯	七八四
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序	七八五
黃遵憲序 (庚午)	七八七

漁洋讀書記序	七八九
中華節日風俗全書序	七九一
紅並樓詩題辭	七九三
張寒月金石篆刻選集序	七九四
晚晴閣詩存序	七九六
固庵文錄序（辛未）	七九八
選堂詩詞集序	八〇二
全明詞序	八〇八
世緣集序	八一—
湯上校碑記	八一四
新編全唐五代文序（壬申）	八一六
二十世紀名家詩詞鈔序	八一九
康熙詩詞集注序	八二二
康南海年譜序	八二五
廣清碑傳集前言	八二八
王夫人墓碑銘	八三四
破山寺新志序	八三五

選堂詩詞續集序	八三八
雲水軒吟稿題辭	八四〇
洪亮吉評傳序	八四一
費新我先生墓碑銘	八四四
卷六 癸酉（一九九三）至丙子（一九九六）	
明遺民錄匯輯序（癸酉）	八四五
丹青吟序	八四七
蘇州狀元序	八四八
先秦游士序	八五一
寒玉堂詩集序	八五四
古今百家詠常熟序	八五六
諸子名言釋義序	八五七
吳文化研究集序	八五九
讀馮豪畫小言（甲戌）	八六〇
蘇州奇人南社才子黃摩西研究序	八六二

思齊樓集序	八六五
常熟市教育志序	八六六
瓶廬詩集序	八六八
錢澄之全集序	八七一
汪石潭書坡翁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真迹題記	八七六
吳中名賢傳贊序	八七七
春來閣題畫絕句序	八八〇
中國流人史序	八八二
李商隱評傳序	八八四
近代詩論叢引（乙亥）	八八七
海日樓文集序	八九〇
茹經堂文集跋	八九三
鐵琴銅劍樓研究文獻集序	八九五
容西村舍文史叢考序	八九九
明詞紀事序	九〇一
清詞紀事序	九〇三

重建藏海寺碑記	九〇五
啟園重修碑記	九〇七
清文學要重版後記（丙子）	九〇九
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序	九一一
晚唐詩歌格局中的許渾創作論序	九一五
卷七 丁丑（一九九七）至癸未（二〇〇三）	
二十九篇	
回歸詩詞百首序（丁丑）	九一七
金瓶梅文學語言研究序	九一九
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續集序	九二二
清人別集總目序	九二四
丁卯集箋證序	九二七
東吳之人文學術傳統	九二九
民國詩話叢編序（戊寅）	九三二
宋詩話全編序	九三四
華嚴寶塔記	九三六

記金松岑先生文學	九三八
重建三峰清涼寺緣起（乙卯）	九四二
清初人選清初詩彙刻序	九四四
瑞光禪院銅鐘銘	九四七
雄虎序	九四九
歷代別集序跋綜錄序	九五一
新修崇教興福方塔寺碑	九五三
二十世紀中華詞選序	九五六
羨園碑記（庚辰）	九五九
光宣詩壇流派發展史論序	九六〇
比較文學叢書序	九六二
左廬儷句錄序	九六四
沈曾植遺墨選序（辛巳）	九六五

唐詩演進論序	九六七
元明清詞鑒賞辭典序（壬午）	九六九
沈威峰畫集序	九七一
紅硯書屋詩稿序	九七三
杞叟詩詞稿序	九七五
吳江同里湖珍珠塔碑記（癸未）	九七六
錢仲聯講論清詩跋	九七七
編校後記	九七八
錢仲聯先生學術年表	九八一
錢仲聯先生著作要目	一〇一〇

卷一

丙寅（一九二六）至乙亥（一九三五）

十六篇

道微不知聖賢爲己之學特慨嘆之

（丙寅）

嗚呼！世衰道微，胡爲而至斯極哉。蠢蠢之徒，無論己彼，號爲學人者亦營營擾擾，役於外物，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君子觀於周易『潛龍勿用』、論語『隱居求志』之言，未嘗不掩卷而三嘆也。龍之潛而勿用，士之隱居求志，自古多見於亂世，而怪今世可見者何相反也。干戈興，禮義衰，風俗壞，君子於聖學之不明，蓋有以見其微矣。聖學之不明，於是學者無復志於聖賢之學，不之乎此，必之乎彼；不志乎聖賢，必志乎庸妄；不志乎高，必志乎卑。世衰道微又何怪其然哉。古之君子所志，非一端也。蓋其所行者近，所求者大，輻於中而不見乎外。雖有朱門高厦金馬珍肴之當前，而君子以爲身外之物，不若簞食瓢飲陋巷之可樂也。故道德仁義之味日益親，則外物之誘日益遠，而浩然之志日益堅。志堅則所學日益進，懷抱日益宏，天地入於胸臆，經綸生於掌握，向之所以爲己者，即所以爲民也，蓋其所志者遠矣。乃若虞舜耕於歷山，伊尹隱於莘野，尚父釣於東海，武侯卧於南陽，之數子者，當時未遇，逃身塵壙之外，豈超然棄

世之謂哉。潛龍勿用，隱居求志，蕭然畎畝之中，已任天下之重，道固然也。故方其隱也，俯仰自如，淡泊自適，收心於仁義之途，寄情於天地之表。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雲霞之舒卷，如大化之流行；視禽鳥之嚶鳴當前，如萬民之安居得所；視炎炎隆隆之過日，如石火之一瞬；歌聲出金石，如摩天蕩地之音。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理豈殊哉。故若顏回、季次、原憲諸子，陋巷蓬戶，簞食瓢漿，終身而不悔，而浩然之氣與天地以長存，豈與季子、買臣之徒同乎哉。世變之來，風馳電掣，妄庸之子，惴惴焉皇皇焉奔走於形勢之途，馳驚於外物之誘。恃勇者逞勇，挾才者市才，彼且薄聖賢爲迂腐，隱居爲無志也。世誠有虛誕之流，高卧山林，餐霞飲雪，馳心於冥漠，寄想於空虛，阮嘯嵇琴，疏懶自快，蓋所潛者非龍，而所求者非志也。若此類者，君子且醜之，世俗不察，猥與潔身自負之士同類而共笑，不亦悲哉。君子游泮水之宮，絃琴不作，木鐸無聲，龍乎？龍乎？其潛之時乎？然而天地之久，四海之大，難此一人焉，蓋所接慨古傷今之感，蕩蕩板板，更有在於人國興亡成敗盛衰之外者矣。世有同心，將不勝鷄鳴風雨之感也夫。

案：原載無錫國學專修館文集二編。評曰：『若隱若現，若離若合，文境至此，如在高山流水間矣。』

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論

嗚呼！世道之衰奚自乎？自乎民之不知敬學而已。民之生紛紛焉，紘紘焉，饗思食，慄思衣，與群動無以異也。有君師者作，教之以學，而人禽之界分。師立而道尊，道尊而民知敬學。今舉天下之人而背乎學，世道之衰，又何怪其然哉。然使舉世之人不知敬學，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來也必有自。所以然者，由於道不尊，天下未有不敬學而尊道者也，亦未有不尊道而敬學者也。道尊故民敬學，道既不尊則民不敬學，又勢之所必然也。道曷以不尊？師之不嚴也。何以言之？師者道之所寄也，師不嚴則道不尊矣。古者道一化行，天子兼君師之任，其下有師氏保氏，其下有州長黨正。學宏故道尊，道尊故師嚴，弟子摠衣趨隅，進退必慎。上者倡之，下者應之，鬱爲三代之盛。周德衰，教澤竭，蓋師道稍稍微矣。然仲尼不用於世，講學授徒，弟子三千人，其後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維時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之倫，受業子夏之門，爲王者師，教澤流衍，何彬彬歟。易曰：『君下以教思無窮。』蓋於時師道猶嚴，爲之師者，既道藝兩優，而古風未泯，民猶知敬學而尊道也。秦政踐位，焚詩書，坑儒生，師既廢而道亦無由尊，民亦不知敬學。六代以下，天下滔滔，其所敬學，則敬其所敬，而非古之所敬也；其所尊道，則尊

其所尊，而非古之所尊也。弟子有反攻其師者矣，師有不能任其道者矣，君子有深慨焉。推原其始，非師道之不嚴有以致之哉。三代以上，師皆以道自任，師不失其爲師；三代以下，師多不勝其任，而師亦不嚴。師不失其爲師，故民知敬；師失其嚴，故民亦卑之。由是而師弟之間，放恣蕩決，無所畏憚，此其故固相因而至者也。嗚呼！師任大道者也，大而國，小而鄉，師道立則善人多。師既不嚴，民之視道亦卑，卑而不足重，亦何由而尊哉。道與學相爲表裏，道失其尊，民亦儕學於百工雜藝之一，益無所用其敬，世變之來，遂一發而不可救。師弟以功利詐巧相合者，則朋比而爲助，其有以學道詔世者，則且斥之辱之，麾之去之。朝聞而暮繼，南倡而北應，蓋師之不嚴，道之不尊，民之不知敬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君子觀乎前古之風，感慨係之矣。或曰：今政體革易，萬類齊觀，嚴師尊道，勢所不合也。況今日庠序之風，隳壞極矣，救之之道，舍寬莫由。今日師嚴道尊，是壓之愈甚而反愈速也。噫！師弟之道，終古不變者也。今日庠序之弊，其失在寬，寬故不嚴，不嚴則民無尊師重道之心，初則淡焉視之，繼且狎而侮之，終則辱而去之。夫如是，道烏得而尊，民烏得而敬學哉。故今日世變已亟，而藩鎮之亂不足憂，外侮之來不足懼，法令之紊不足理，處士橫行不足患。非果不足爲憂爲懼爲理爲患也，所患有大於此者也。師道之淪漸，則竊爲天下後世爲無窮之隱憂矣。嗚呼！世已衰矣，道亦微矣，有志之士，其亦可以起矣。鳳凰鳴而百禽退聽，麒

麟現而萬獸屏息。使天下之人知衣錦輝煌之外，別有嚴師之尊在其上也；釋氏之道老氏之道耶氏之道之外，別有我歷聖相傳之聖道爲最尊也；科學兵械學諸學之外，惟有我聖學爲足敬也。民皆知敬學，民皆知尊道，師道不嚴而自嚴，人才畢出於學，世變不難以定。崑崙以東，大海之西，有斯人乎？無斯人乎？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低徊往復，不勝白雲天際之思焉。

案：原載無錫國學專修館文集二編。評曰：『窮源竟委，慨乎言之。末段文境亦有白雲天際之思矣。』

司馬溫公以荀文若爲仁過管仲論

齊桓扶周室而成霸業，籌其策者管仲；魏武乘漢敝而挾奸圖，助其謀者荀彧。宋司馬溫公以彧爲仁過管仲，愚以爲非也。彧少有才名，南陽何氏見而稱王佐才。佐操全城，定徐充，請住官渡，拒往江漢，凡密謀奇策，無彧不爽焉，可謂有管仲之才矣。使其擇人而事，如管仲之從齊桓也，其人當不在管仲下。然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俾天下知周室之尊，孔子所以許其仁。而彧所從乃操也，其才雖管仲之襟袖，其仁則無管仲之十一也。或曰：彧之從操，其意固以齊桓擬操矣。迨後操進九錫，然後知操之不能爲齊桓，遂仰藥以死，其志不重可見耶？是不然。彧不知操之不能爲齊桓，是謂不知人。況彧固未嘗不知操乎。彧之去袁紹從操，操與語曰：『吾之子房也。』嗚呼！所遇何時，所處何地，操不曰吾之管仲，而曰吾之子房，是操自比於漢高也，彧果不知乎？其始終皆爲操謀，如勸取河朔，比光武之河內及漢高之關中；勸迎天子，比高祖縞素於義帝；勸行王道，比漢高用禮於叔孫。曹以子房視彧，彧亦以漢高視操，仁何在耶？其亦仁過管仲耶？操志在篡漢，而彧從之，傷義；彧苟不知操之欲篡漢而從之，則傷知。傷義傷知，何有乎仁！何有乎仁過管仲！不從九錫之議，遂仰藥以死。嗚呼！彧之仁僅及此哉！此去賈詡、華歆輩一等耳，烏得仁？當建安之際，天下豪傑之士亦

衆矣，而先主獨爲出乎其類，或果仁者，當捨袁紹之後，即宜先主是從。群賢相濟，興復王室，還於漢家，則庶幾武侯之亞矣，何有於管仲哉。溫公之稱或，謂其在當時捨操誰從，其意若曰當時先主尚無以自立也，是又不然。乃者武侯高卧南陽，曹操徵之，拒而不就，及先主三顧，毅然從之。當是時，先主亦未能自立也，而武侯從之者，此誠有大過人者在焉。或也不知，此其所以不得爲仁，不得爲仁過管仲，不得免於沒世之惡名也。然則溫公何以以仁過管仲許或？嗚呼！溫公，宋人也。宋之承周，猶魏之承漢。公爲宋人，不得不爲宋迴護。爲宋迴護，故通鑑以正統予魏。雖然，公君子也，獎篡助暴，非君子意也。故於荀彧之死則亟許之，其詞旨在隱約之間，而溫公之意深矣。論史者而不折乎中，不可謂公論；讀史者而不得論史者之心，亦不可以讀史。紫陽綱目之與溫公通鑑異者，其故可知也。噫！仁之一字，孔子所不輕與人者也，而於管仲則許之。夫管仲之仁，小仁也，而或並管仲之不若。桓公之行，固可議也，然得管仲輔佐，大濟生民，君子固取大者焉。彼操者何人哉，而或也從之。雖然，吾於或猶有恕焉。仁者行王道，不雜於霸，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武侯其庶幾矣，非或之所能及也。或之才僅足以望管仲，而又不甘於沈埋以沒世，得曹操而事之，以一炫其才。操既深重之，或之意必以爲操者吾知己也，吾知己也。九錫之加，操之逆謀大顯，或亦畏名教之誅，故卒也殺身以全節。其與夫親預篡逆之事，酷殘而不仁者，固賢矣。溫公又謂管仲不死子糾，